

产业集群理论研究述评

谢贞发

摘要:产业集群作为一种介于纯市场与科层企业之间的组织模式,有其自身的竞争优势,适应了经济发展和政府决策者的某些需要,日益吸引了各国学者和政府的关注。虽然经过近几十年的努力,产业集群理论与实践都取得不少成果,但是,产业集群理论仍是不成熟的,无论是在集群概念、集群理论、实证研究以及公共政策方面,存在着不少混乱,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怀疑:集群是一种发展趋势还是一时的流行?因此,理论和实践都对产业集群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挑战。

关键词:产业集群 综述 混乱

一、引言

产业集群是在经济、技术、组织、社会等一系列结构变化的国际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王缉慈,2002)。知识经济的到来,技术重要性越发突出,创新要求越来越高;经济全球化水平提高,要素的全球性流动加快;大规模工业化与泰勒主义的结束,企业生产方式从生产驱动的标准化大批量产品的刚性生产方式转变为市场驱动的小批量定制产品的柔性生产方式;企业竞争组织形式日益多样化,网络式结构日益突出;政府分权化改革,给地方政府以发展经济更大的自治权和驱动力。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孕育了一种新的区域产业组织模式:企业集群。

产业集群作为介于纯市场与科层企业之间的一种组织模式,有其自身的竞争优势,适应了经济发展和政府决策者的某些需要,日益吸引了各国学者和政府的关注。虽然经过近几十年的努力,产业集群理论与实践都取得不少成果,但是,产业集群理论仍是不成熟的,集群实证研究和公共政策也是混乱的,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怀疑:集群是一种发展趋势还是一时的流行?本文就国内外关于产业集群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进行综述,试图理顺当前研究的进展和争议,并希望能够对今后的研究提出一点建议。

二、混乱中前行的产业集群理论与实践

历史地看,产业集群研究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从观察到的产业地理集聚现象出发,描述、分析、比较这一现象——引入集群概念(主要应归功于波特

的贡献)——分析集群竞争优势及原因——探索集群形成机制——探讨集群演变机制——……。产业集群研究沿着这一历程,形成了不少研究成果,但同时也引发了许多争议、甚至混乱。

(一)产业集群的概念和分类

1. 概念的多样性

由于产业集群实践的多样性和研究者出发点不同,使得集群概念和涵义也不尽一致。表1是相关文献中有关集群概念的一个列表,从中可以看出学者们对集群概念理解的差异。

在诸多集群概念中,都试图归纳出一个现象,即众多企业在某一地理区域的集聚。因而,集群的基本涵义有两个,或者说两个维度:一个是经济集聚,指出集群是由具有共性和互补性的相关企业和机构组成的,包括纵向的(购销关系的上下游企业之间)和横向的(具有互补性质的相关联企业和机构)联系;另一个是地理集聚,指出相关企业在空间上的依赖关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根植性”(Martin and Sunley, 2002; Feser and Sweeney, 2000)。但是,经济集聚既可能是地方的也可能是全球的,也就是说,经济集聚并不必然意味着地理集聚。

除了基本涵义的相似性外,众多集群概念还存在不少差异:(1)研究角度不同,有的学者关注集群的经济集聚,有的关注地理集聚,有的则主要从创新、治理结构等角度研究集群;(2)是否仅包含一个产业?虽然许多文献都认为集群由于互补性而包含相关产业,但也有学者认为集群仅包含同一产业(Swann and Prevezer, 1996);(3)地理边界和产业边界

的模糊性:由于研究者的目的和角度不同,所定义的集群概念在地理边界和产业边界上存在差异,使得集群边界根据需要可大可小。

表1 一些文献中的集群概念

作者	对集群概念的界定
Porter (1998a)	集群是相关企业和机构在某一特定区域的地理集中现象。集群由一系列相关联的企业和其他对竞争有重要影响的实体组成。
Crouch and Farrell (2001, p. 163)	一个集群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由于共同性和互补性,由相互联系的企业和相关的机构所形成的一个地理上集中的群体。
Rosenfeld (1997, p. 4)	集群仅仅被用于代表那些因为地理集聚性和相互依赖性而能够协同生产的企业的集中,即使它们的就业规模可能并不突出。
Feser (1998, p. 26)	经济集群不仅是指相关的和支持性的产业和机构,更应该指那些由于关联性而更有竞争力的相关和支持性机构。
Swann and Prevezer (1996, p. 139)	集群在这里被定义为基于一个地理空间上,同一产业内企业的群体。
Swann and Prevezer (1998, p. 1)	一个集群是指在某一特定区域中相关产业的一个大企业群。
Simmie and Sennett (1999a, p. 51)	我们将创新型集群定义为:主要通过供给链,并在相同市场条件下运作的,具有高层次协作的大量相互关联的产业中的企业和(或)服务性企业。
Roelandt and Den Hertog (1999, p. 9)	集群的特征是在一个价值增殖生产链中相互联系的,具有强烈相互依赖性的企业(包括专业化供给者)组成的生产者网络。
Van den Berg, Braun and Van Winden (2001, p. 187)	目前流行的名词“集群”是一个主要与网络中地方或区域维度相联的概念……大多数定义都具有这一观念:集群是那些生产过程由于商品、服务和(或)知识的交易而紧密关联的专业化组织的网络化。
Enright (1996, p. 191)	一个区域集群是一个产业集群,其中成员企业相互之间紧密集聚。

注: Martin, Ron and Sunley, Peter, 2002. “Deconstructing Clusters: Chaotic Concept or Policy Panacea?” Forthcoming in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3, 1 (6 June 2002).

除了一般性概念外,一个最容易造成混乱的概念是“潜在”集群。为了扩大集群概念的适用范围和政策需要,国外许多学者提出了“潜在”集群,是指那些已经具有了关键条件但还缺乏某些要素和临界规模的集群。这一概念的提出更增加了混乱程度,它很难将任何企业排除出所谓的“潜在”集群,因为实践中几乎没有企业与其他“在地理集中的”企业之间没有横向或纵向联系的(合作或竞争)关系(Martin and Sunley, 2002)。

2. 集群分类及差异

由于观察者的目的和角度不同,不仅对集群的理解存在差异,对集群的分类也存在差异。表2是不同学者根据不同标准对集群进行的分类。

表2 不同的集群分类

作者	划分标准	内容
Markusen (1996)	产业区结构特征	马歇尔新兴产业区、轮轴式产业区、卫星产业平台、政府定位型产业区
Tichy, G. (见蔡宁和杨门柱, 2003)	产业生命周期	诞生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衰退阶段
McCann 等 (2002)	一个交易成本的视角,根据集群中企业特征、集群内关联和交易的特征	纯粹集聚、产业共同体和社会网络
Guerrieri and Pietrobelli (2000)	企业间关系	(偶然的)企业的地理集群、马歇尔式(意大利)产业区域、存在某种领导者形式的企业网络
Cerrefi (2003)	从价值链的治理结构角度	纯市场结构、科层结构和三种网络结构:标准型或模块型、关联型和俘获型或被控制型
罗若愚 (2002) 等	集群形成方式	浙江专业化产业区(“原生型”产业集群)、广东外向型产业集群(“嵌入型”产业集群)、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以及国有企业衍生形成的产业集群(“衍生型”产业集群)

3. 评析

从集群概念和分类中,我们可以看到,集群涵义和分类存在很大弹性,根据研究者的目的而不同,但如此也必然带来混乱。

第一,虽然概念的弹性能够包括更大范围的案例分析和解释,但是,将集群的不同类型、过程和空间规模纳入一个简单的、普遍性的概念中是不合适的,会使“集群”一词成为“混乱的概念”(Martin and Sunley, 2002)。而“潜在”集群的引入,更使得“集群”无法真正反映现实和缺乏可操作性。

第二,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将集群划分为不同类型,可以从不同角度展开对集群的研究,这有利于深入理解集群。但由于不同学者对集群的理解和界定不明确,会造成研究对象和比较的混乱,从而也会给实证研究和公共政策带来混乱和“无所适从”。

(二) 产业集群的理论分析

1. 产业集群理论研究总括

从历史角度,对产业地理集聚现象的理论研究,是与竞争问题的发展相联系的(Porter, 1998b)。在分析竞争问题(包括产业竞争、企业竞争、区域竞争以及国家竞争)时,涉及到产业的地理区位选择问题,而且,理论分析的重点会随着竞争重点的转化而出现相应的区位理论。自然资源,尤其是非流动性要素(如矿产、某些生产要素)的不均匀分布、独特的气候条件或存在运输枢纽(如港口、码头或集市等)在

传统产业中占据重要位置,使得古典区域经济学的资源禀赋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当长时期内仍占据主流位置。古典区域经济学认为,竞争是由成本驱动的,并且成本依赖于投入的成本,流行的是空间成本最小化模型。在资源禀赋论基础上,以马歇尔为首的新古典区域经济学家们加入了经济外溢性影响,典型的传导介质是地域内劳动力(一般是工程师、科研人员和熟练工人)的交流(王步芳,2004)。最近几十年不断增长的产品、信息、资本和技术的全球化运动,使得要素在本质上已经变得越来越少价值了,在这种情形下,基于规模报酬递增的竞争视角开始流行,克鲁格曼等强调了规模报酬递增的中心-边缘模型(庄晋财,2003)。在这种思想中,有选择的产业政策占据上风:政府投资于规模敏感的活动,培育“幼稚产业”以便它们达到临界规模等。更近时期,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现代的、柔性的技术比以前时期常常更少规模敏感性,而诸多企业结成网络结构似乎更有竞争力,特定区域的产业集中现象有利于扩大企业的生产率和创新利益,从而使得目前流行的是强调社会网络和地域根植性的集群理论。

根据波特(1998b)的理解,许多文献都在某种程度上确认和显示了集群现象,包括增长级理论、集聚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城市和区域经济学、国家创新系统、区域科学、产业区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等等,几乎过去所有这些理论都显示了集群的某些方面或某种特殊类型的集群。集群研究对过去许多相关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综合,其中,弹性专业化模型、集体效率模型、波特的钻石模型、全球价值链模型是目前四个比较知名的集群分析理论(郑风田、唐忠,2002)。

2. 当前主要理论研究成果及争议

目前的产业集群理论研究,主要专注于以下几个方面: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劣势分析、集群成因分析、集群动态过程及稳定性分析。

(1) 集群的竞争优势与劣势。集群作为一种区别于纯市场和企业的空间组织模式,适应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某种需要,有其自身独特的竞争优势,许多产业集群学者都对集群的竞争优势进行了论述。但是,集群本身也存在着诸多潜在的劣势,有些已经在实践中显露出来了。

(2) 集群形成原因。为什么会形成产业集群?集群论者对此的基本回答是:市场需求结构变化引起企业组织模式的转变,因而是一个市场选择的自发过程。那么,是什么因素吸引了企业的空间集聚

呢?不同学者的观点不尽相同。金祥荣等(2002)强调产业特定性要素(产业特定性知识、技术工匠和特质劳动力、产业氛围)在特定地理区域内的集聚引发了浙江专业化产业区的兴起与演化;罗若愚(2002)强调制度变迁对集群形成的影响;Oerlemans等(2001)认为特别的机制、创新活动的复杂性对创新企业的组织根植性和网络活动是必要的。当然,更为流行的观点是某种综合论,他们认为,除了可能的初始偶然因素之外,在特定产业,集群形成的经济驱动力包括:接近市场;专业化劳动力的供给;投入品和设备供应者的存在;专业化自然资源的可获得性;生产的规模经济;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低交易成本;供应者接近信息等(Ionescu,2003;王缉慈,2002;Porter,1998a)。

表3 集群的优势与劣势

被揭示的优势	潜在劣势
1. 静态生产率优势 (1) 更好或更便宜地获得一些专业化投入(如土地、原材料、机器设备、商业服务) (2) 更便宜地获得有利的公共产品 (3) 参与者活动之间的互补性增强生产率 (4) 资源的结构性整合能力 2. 降低了新企业进入门槛,更高的新企业生产率 3. 更高创新能力 (1) 更高的新技术获得性 (2) 更快劳动力流动和面对面的交流 (3) 有利的社会资本 4. 高就业增长率	1. 成本递增 (1) 劳动力成本膨胀 (2) 房地产成本膨胀 2. 过度专业化和技术同构,导致“恶性竞争” 3. 僵化风险:制度和产业锁定 4. 扩大收入不平等 5. 地方拥挤和环境压力 6. 结构转换与不稳定性 7. 受全球化冲击

注:根据 Ron Martin 和 Peter Sunley (2002); Meeus M. T. H., Oerlemans L. A. G. 和 Hage J. (2001) 等资料整理。

(3) 集群的动态过程。一般认为,集群的生成和发展演变是一个动态过程。在其演变过程中,有两种力量(“向心力”和“离心力”)在同时发挥作用,两者对比关系的变化,影响了集群的动态演变。集群具有自增强性质,当达到某种“临界规模”时,集群能迅速发展,但随着集群规模的扩大,“拥挤成本”增大可能降低集群竞争优势,从而形成一种倒“U”型演进过程(蔡宁、杨闫柱,2003)。集群的动态研究,引发了学者对三个相关问题的研究:一是集群边界的动态演变。集群的动态性使得集群缺乏清晰(产业的和地理的)边界,波特(1998a)曾指出:一个集群的边界是由对竞争起最重要作用的各产业和机构间的共生性和互补性限定的。二是集群组织结构的演变。集群的组织结构演变是一个仍在探讨的问题,因为其关乎集群组织结构演变的转化问题。Markusen(1996)曾

提出了四种明显不同的产业空间类型:马歇尔新产业区、轮轴式产业区、卫星产业平台、政府定位型产业区。有学者在 Markusen 的基础上,探讨了前三种类型产业区的相互转化问题(Guerrieri and Pietrobelli, 2000)。三是对集群生命周期的研究。对集群的生命周期研究,目前也只是一些假说,如 Tichy G. 将产业集群划分成诞生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衰退阶段,这些还需要经验检验(蔡宁、杨门柱,2003)。

(4) 集群的稳定性。虽然集群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可能是一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新型组织模式,但其稳定性值得怀疑。陈甬军等(2003)认为,产业集聚的出现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它既有存在的经济基础,也有瓦解的经济理由,所以它不是市场或者企业的一种成熟的组织替代,而仅仅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经济现象罢了。产业集聚只是在市场和企业之间存在的一种暂时过渡形式:当集聚体内部企业发生了一体化行为,那么产业集聚就会消失,而代之以企业科层组织;由于要素价格等因素的影响,导致集聚体内企业流散,则产业集聚也随之瓦解,而企业间也就出现了异地的市场交易。Hommen 和 Doloreux (2003) 也指出,“虚拟群落”的存在,使得区域创新系统基于企业间互动关系和隐性知识的存在而形成的“粘性”变得脆弱和不稳定。另外,朱华晟、王缉慈(2002)指出,地方联系强弱根本上取决于企业本身对生产要素的需求结构的变化与地方对它相应的满足程度这两者间的力量对比。当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时,地理集聚可能发生转移。Porter (1998a) 曾指出了几种可能导致集群消亡的内外部原因:如科技的中断、购买者需求的转换,集群成员中的群体思维,政府延缓或干预竞争等。

3. 评析

虽然目前集群理论研究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是仍存在许多欠缺:

(1) 集群理论可能只是经济地理研究的一个阶段,其是否代表了理论研究的方向还值得怀疑。波特将经济、社会和制度因素的复合体作为集群竞争优势的解释因子,但却没有指明它们的糅合程度。另外,目前还缺乏一个普适的理论来概括所有的集群类型并解释其生成、演变过程。

(2) 学者们对集群竞争优势的诸多影响因子的认识是模糊的。如社会资本对集群的影响到底多大,目前还无法确知;“隐性知识”在解释集群创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隐性知识”的内涵和分类还未明确,这些都引起集群理论的混乱(Martin and Sunley, 2002);甚至集聚现象是否与柔性生产存

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在经济地理学界也一直存在着争议(朱华晟、王缉慈,2001)。

(3) 目前集群理论的研究重点放在经济集聚上,而对于地理集聚的分析相对薄弱,且不成体系,使得集群边界的界定模糊不清;而且,产业集群论只是区域竞争中企业组织模式的一种形式而已,它无法解释具有其他类型组织模式的企业选择区位的原因。同时,由于集群有许多类型,而产业集群研究一般总是被限定于特殊产业中的中小企业;它们与大企业,与区域外部的其他企业及机构的关系的研究还没得到足够重视,结果,得出的结论就是这些产业区的增长是内生的,以至于当在一个更大的、更广泛的视角上,这些结论就无法保证了(Markusen, 1996)。

(4) 目前产业集群的研究方式,主要采取经验研究,专注于观察和解释经济活动在某一特定区位(如一个地区或一个州)集中的现象,并存在一种趋势:以事后特征来代替事前特征(安虎森、朱妍,2003),从而往往无法把握集群区位形成的真正原因,使得“偶然因素”成为他们解释地理集聚的一个重要理由。这种研究策略在两个方面存在问题:一方面,案例研究确实对单个集聚产生了有益结果,但是将这些发现一般化为理论概括是困难的,并且,这些发现可能只能适用于某一特定类型的集聚现象;另一方面,当前的理论还很难解释随时间变化的产业集群的动态过程(Wolter, 2003)。

(三) 产业集群的实证研究

产业地理集聚现象虽然很早便存在,但在 20 世纪后期随着经济发展和企业生产方式的改变而重现其竞争优势,不断吸引着学者和政府的眼光。目前常被提及、研究和借鉴的往往是一些“成功”集群。在国外,主要包括:美国的硅谷、波士顿 128 公路、德州的奥斯汀、印度的班加罗尔地区;英国的剑桥工业园;法国的索菲亚等高科技产业集群;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格纳地区的传统产业集群;日本的丰田城、德国南部的巴登-符腾堡等一般资本与技术结合型的产业集群。在国内,受到关注的主要是浙江专业化产业区(“原生型”产业集群)、广东外向型产业集群(“嵌入型”产业集群)、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以及国有企业衍生形成的产业集群(“衍生型”产业集群)。但是,由于集群概念和理论的不成熟性,使得实证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混乱的现象。

1. 辨认集群标准及差异

如何辨认集群和潜在的集群,国际经合组织(Ionescu, 2003) 的研究报告指出,可以有几个指标:
(1) 一个部门在地方和全国经济(工作、收入、对国内

生产总值贡献等)的重要性;(2)产业间的投入和产出关系;(3)供给和分配链;(4)商业增长的来源(进口和出口)。虽然这些标准可能辨认出某些集群,但它们没抓住集群的最根本点:网络性和地域根植性。王缉慈(2002)认为,在我国辨认产业群重要的标准,是区内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间具有高度的内在联系,即企业在一个地方相邻而结网,产生信任或在一起合作的愿望。同时,她又认为,产业群是企业自组织或有组织的综合体,而不是无组织的混合体,并非在地理上自然扎堆的或者共享基础设施的企业集群都可以认作真正意义上的产业群。这一规定,使得许多有扎堆特征的产业群体被排除出严格的产业集群。但是,他们往往又指出,这些可能是“潜在”集群,或者已经具备了集群的基本条件。这些似乎矛盾的标准,必然导致实践的混乱,如:同样是对于美国,波特只确认并标识出大约60多个明显的集群,但是根据国际经合组织的测算,却至少包含380个集群(Martin and Sunley, 2002)。

2. 实证研究方法的差异

表4列示了研究集群的变量和测量问题,从中可以看出不同研究目的和视角的差别以及测量的难易程度。

表4 集群变量和集群测量问题

集群概念	概念/定义深度	实证方法	测量难易度	实证支持度
共同定位 共同定位和技术集聚 投入-产出表和互补性 共同定位和更高绩效 马歇尔外溢性 企业网络 直接协作	浅	从上到下	容易测量 (数量上)	间接证据
非正式知识溢出	深	从下到上	难于测量 (质量上)	直接证据

资料来源:转引自 Martin 和 Sunley(2002)。原文引自: Swann, 2002. The Implications of Clusters: Some Reflec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lusters Conference, Manchester Business School, 18 April.

3. 一些实证研究结论及争议

(1) Feser 和 Sweeney(2000)研究表明,不是所有类型的经济集群都存在地理集聚现象,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型产业比一般制造产业有更强的地理集聚倾向。这使得集群概念可能只适用于少数产业。(2) 跨国公司的全球定位是许多地区外向型产业集群产生的“母体”,因而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McCann 等(2002)发现:在产业集群的研究文献中,经常强调非正式知识外溢在集群创新中的作用,但是,这种现

象往往与跨国公司的行为不符,跨国公司的组织逻辑往往是内部化和正式化知识交易,因此,除非跨国公司能够从该地企业间的知识交流中得到利益,否则它们更愿意采取层级制或产业综合体而不是分散型网络结构。朱华晟(2004)对浙江嘉善木业集群的研究表明,外资企业并不必然能够促进当地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外资推动地方集群的发展,除了受地方制度成本及集群外部效应的影响之外,更取决于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融合方式与程度。(3) Guerrieri 和 Pietrobelli(2000)检验了三种产业区结构的转化可能性:马歇尔新产业区、轮轴式产业区、卫星产业平台,指出几种模式之间的相互转化没有一种固定模式,随着条件变化各种可能性都存在。王缉慈(2003)对我国服装业的地方集群进行了研究,发现企业发展的组织模式选择没有固定模式。王缉慈等还研究了东莞PC集群的形成、发展及向苏州转移的过程,在对比分析了东莞和苏州台商PC产业群在采购和人才本地化方面的差异后,指出差异的根源在于台商能否建立与当地融合的人脉网络,而当地是否有规范的政府行为和良好的劳动力素质,直接影响到当地产业网络的形成,从而影响到区域的竞争力。(4)国内还有不少学者(以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等一批产业集群学者为代表)对我国境内的几个典型产业集群:浙江传统产业集群、广东外向型产业集群、北京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形成原因、存在的问题及演变进行了跟踪研究。但由于时间不长,许多研究还有待深入。

4. 评析

由于缺乏较为一致的理论指导和实证方法,必然导致产业集群实证研究的可信度、可比性和适用性较低。

(1)在集群实证研究中,最为致命的是:由于在辨认集群问题上缺乏一致的实证方法,使得集群支持者们能够通过否定一些实证研究的不正确性来拒绝反对意见,这样,就使得实证研究无法用来支持或拒绝集群理论,从而也就失去了实证意义(Martin and Sunley, 2002)。

(2)虽然集群论者论证了集群对生产率、地方经济和创新过程的显著作用,但是,这些结论仍缺乏实证研究证据的有力支持,从而许多集群结论还需要实证的进一步检验。

(3)与集群理论相似,集群的实证研究用不同的方法专注于观察和解释经济活动在一个特定区位(如一个地区或一个州)集中的现象,这种研究策略

在两个方面存在问题:一方面,研究是建立在特殊区域的成功案例上,缺乏普遍的意义;另一方面,集群的动态性需要长时期的观察和检验,短期研究结论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从而给公共政策的制定带来片面性和短期性。

(四) 产业集群的公共政策

“成功”产业集群显示出的竞争优势让许多地方公共政策制定者“心动”,他们急于从这些“成功”经验和学者们的研究中取经,并开始有意识地制定本地的“集群发展战略”。但是,令人沮丧的是,这些政策往往并不十分有效。

1. 政府地位和作用的局限性及争议

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集群现象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是企业的自发行为,政府在集群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有限。政府在集群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基本标准是政府有助于提供那些由于市场失灵而缺乏的地方公共产品:创造合作网络,鼓励企业和其他机构之间对话;促进专业化产业的区域集体营销;为企业提供诸如投入品、营销和设计等地方服务;辨认已有集群的缺陷,吸引投资者和商业以弥补这些缺陷等(Martin and Sunley, 2002)。但是,这些集群政策是否有利于提升它们的效率和产出仍然是值得怀疑的。在许多案例中,这些集群发展建议要么是不必要的,要么是受到限制的(Martin and Sunley, 2002)。由于产业集群本身有其自身发展规律,且政府的作用和功效还缺乏实证研究的有力支持,因而对于政府应否执行集群政策存在着赞成和否定两派意见(谯薇, 2002)。

2. 促进集群生成、发展的公共政策的基本内容

在众多政策建议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国际经合组织的建议,他们认为,政府政策主要应着手于以下几点:第一,采取不干预方法:集群不会通过政府干预而从零开始;第二,创造有助于企业发展的一般性框架条件和有助于集群发展的特殊性框架条件(规则、基础设施、房地产、协作行动的障碍……);第三,支持地方公共-私人合作关系;第四,确定和弥补市场失灵;第五,让私人部门引导集群的发展;第六,注意每个集群有不同的政策含意;第七,培育一种评价文化;第八,成为一个国际学习网络集群的部分(Ionescu, 2003)。另外,波特(1998a)提醒到,政府不应该从众多集群中进行选择,因为每一种集群都为提高生产率和支持工资增长提供了机会;发展中国家要促进集群的形成要从最基本的水平起步,政策制定者必须首先着手于基础建设:提高教育和技能水平,增强技术开发能力,开放资本市场以及完善已

有的法律体制。鉴于产业集群的差异性,王缉慈(2002)认为,制定公共政策时必须考虑产业集群的不同形态,要避免对地方产业集群的概念进行过分严格的规定,因为产业集群的实力是建立在各地特殊性的基础上的,各地的产业群需要特殊的区域政策。

3. 评析

集群现象和理论适应了许多国家分权化改革后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需要,使得集群发展战略得到了各国和各级地方政府的认同。但由于缺乏统一的集群概念和一致的理论,以及实证研究的混乱,使得集群发展战略缺乏一个统一的框架。学者们对“政府在产业集群产生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还未形成统一意见,从而使得公共政策实践者感到迷茫。另外,许多学者对集群发展战略的有效性和产出结果表示怀疑,因为集群政策是来源于其他成功集群的经验总结,而这些集群的成功有许多约束性条件,从而无法适用于其他区域。^①现有的研究表明,政策只对集群的竞争性成功起着中等的效果(Ionescu, 2003)。

一般的产业集群理论告诫我们,政府机构凭空创造集群往往是不成功的,政府政策需要建立在潜在的或已经存在的集群基础上。^②但由于对“潜在”集群缺乏统一的标准,使得急于发展地方经济的落后的边缘地区政府无从着手。从国内外的实践来看,由于存在不确定性等问题,目前存在的一个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地方政策制定者为了安全起见,趋向于发展那些“高技术、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Martin and Sunley, 2002),因为只有这些产业才是实践证明最适合集群特征的。但是,这一发展战略并不适合许多地区,也与传统产业集群的发展要求相冲突。

三、结论及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本文从四个方面总结了产业集群理论和实践,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在集群概念、集群理论、实证研究以及公共政策方面,已有的研究既取得显著成果,但引起的混乱和困惑更为严重。鉴于集群理论和实践的混乱, Martin 和 Sunley (2002) 甚至认为,“集群”只是一个由波特等人创造的“品牌”,类似于企业的产品品牌,它赢得了政策制订者等“购买者”的青睐,反过来,他们也增强了这块牌子的影响力。

总体来看,在集群理论中,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集群是什么?什么是潜在的集群?界定集群的标准是什么?集群的边界在哪里?能否总结出一个普适的集群发展理论?集群如何演变?缺乏集群的地方,如何促成集群的形成?如何针对不同的集群

制定不同的集群政策,这些政策如何协调?集群发展政策是否是集群发展所需要的,其作用边界在哪里,其效果如何?政策成本如何衡量?针对一个集群的政策如何与其他集群政策相协调?支持一个集群,是否会抑制另一个潜在集群的发展?如何处理“一视同仁”与“区别对待”的关系?另外,随着政府行为从“消极”到“积极”,从“无为”到“有为”的转变,如何评价其对集群的影响?等等。

具体到我国,由于体制特殊性和区域差别,一些特殊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将国外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运用到我国?^①我国传统产业集群有其自身特色,其当前发展困难和今后走向如何?如何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如何结合我国当前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推进“衍生型”产业集群的产生和发展?如何针对形势变化,^②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有效促进当地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等等。

注释:

产业集群的经济集聚优势甚至可以发生整体性的区域转移,如中国台湾、日本、韩国等亚洲地区的企业就具有明显的群体迁移特征(朱华晟,2004)。另外,“虚拟企业”、“虚拟群落”的存在,使得经济上相关联的企业并不需要在地理上集聚。

这一概念也被我国学者所接受,并应用到公共政策建议中。

参见 Porter, M. E., 1998. *On Competiti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p. 207. 转引自 Martin, Ron and Sunley, Peter, 2002. “Deconstructing Clusters: Chaotic Concept or Policy Panacea?” *Forthcoming in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3, 1 (6 June 2002)。

如对传统的几个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梯度推移、增长级与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等)进行了批判(魏守华等,2002),认为这三种理论与事实不符,而集群论才是解释目前许多区域出现的产业集聚现象最合理的解释,强调社会资本、非正式制度的作用。

虽然 Porter (1998a) 曾给出了经济集聚的边界,而对于地理集聚的边界并没有明确界定,也许波特认为界定了集群的经济边界就相应的界定了地理边界,但是,这一方面与集群涵义不符,另一方面,具有经济边界的产业并不一定要形成地理边界,如“虚拟企业”等。

马歇尔(1920)指出:甚至在文明的早期阶段,一些轻便的和有价值的商品的生产就已经地方化了。

宁波的服装制造集团雅戈尔走的是垂直一体化大企业集团的道路(雅戈尔已经纵向投资包括面料到成衣到贸易到销售的产业链所有环节),温州的休闲系列服装企业美特斯邦威走的则是垂直分工协作的企业集群道路(美特斯邦威认定“虚拟经营”模式和“连锁经营”道路)。

东莞 PC 硬件制造业的演变大致上可以划分为 3 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利用沿海开放区域的优惠政策,以土地和劳动的低成本优势结合香港自由港的地理优势,吸引跨国公司在这里设立分厂,从事“三来一补”加工贸易;第二阶段是 90 年代中后期,随着台湾 PC 产业的大规模转移,台湾 PC 企业组群式的迁移过程开始改变东莞产业网络的形态(童昕、王缙慈,2001)。但是,近年来,台商开始从东莞撤出,转向苏州,形成演变的第三阶段。

刘世锦(2003)指出,不论在广东,还是在浙江,产业集聚事先都没有政府的计划和规划,没有事先的宏大设想,基本上是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形成的。政府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顺势而为,创造好的外部环境。另外,政府作用除了积极一面外,也有“不积极”、“消极”的一面。

即使是波特(1998a)本人也警告说:公共政策对集群发展有作用,但作用有限,而且大多数集群对于政府行为而形成,有时甚至和政府行为相左,它们形成于区位优势基础存在的地方,集群发展的根本需要经过市场检验。

^①如 Bianchi 等(1997)就指出:意大利的中小企业集群无法复制。也就是,一个集群不可能被移植到其他地方。集群现象的成功是基于地方环境、地方传统及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社会形式。任何企图培育集群式的小企业集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正讨论的区域特殊性上。

^②这是许多学者的较为一致的结论,如波特认为政府在与私人部门合作的过程中,应加强和建立现存的和正在出现的集群,而不是企图创造全新的集群(Porter, 1998)。

^③如果按国外的研究标准,我国还缺乏真正的产业集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缺乏集群条件,那么,如何借鉴经验,有意识地培育和促进集群的产生和发展呢?

^④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不能再要求外资企业对本地原材料的购买等硬性要求等。

参考文献:

1. 安虎森、朱妍:《产业集群理论及其进展》,载《南开经济研究》,2003(3),第 31~36 页。
 2. 蔡宁、吴结兵:《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资源的结构性整合》,载《中国工业经济》,2002(7),第 45~50 页。
 3. 蔡宁、杨门柱:《论企业集群竞争优势基础的转变》,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6),第 42~48 页。
 4. 蔡宁、杨门柱、吴结兵:《企业集群风险的研究:一个基于网络的视角》,载《中国工业经济》,2003(4),第 59~64 页。
 5. 陈甬军、徐强:《产业集聚的稳定性与演变机制研究》,载《东南学术》,2003(5),第 65~72 页。
 6. 金祥荣、朱希伟:《专业化产业区的起源与演化》,载《经济研究》,2002(8),第 74~82 页。
 7. 刘世锦:《产业集聚及其对经济发展的意义》,载《改革》,2003(3),第 64~68 页。
 8. 罗若愚:《我国区域间企业集群的比较及启示》,载《南开经济研究》,2002(6),第 52~55 页。
 9. 讷薇:《我国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的思考》,载《经济体制改革》,2002(6),第 49~51 页。
 10. 童昕、王缙慈:《东莞 PC 相关制造业地方产业集群的发展演变》,载《地理学报》,2001(6),第 722~729 页。
 11. 王缙慈:《地方产业集群战略》,载《中国工业经济》,2002(3),第 47~54 页。
 12. 王缙慈、童昕:《论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产业集群——地方竞争优势的源泉》,载《战略与管理》,2001(6),第 28~36 页。
 13. 王步芳:《世界各大主流经济学派产业集群理论综述》,载《外国经济与管理》,2004(1),第 12~16 页。
 14. 许庆瑞、毛凯军:《论企业集群形成的条件》,载《经济纵横》,2002(10),第 37~40 页。
 15. 庄晋财:《企业集群地域根植性的理论演进及其政策含义》,载《财经问题研究》,2003(1),第 19~23 页。
- (以下中文、英文文献省略)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财政系 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 N)